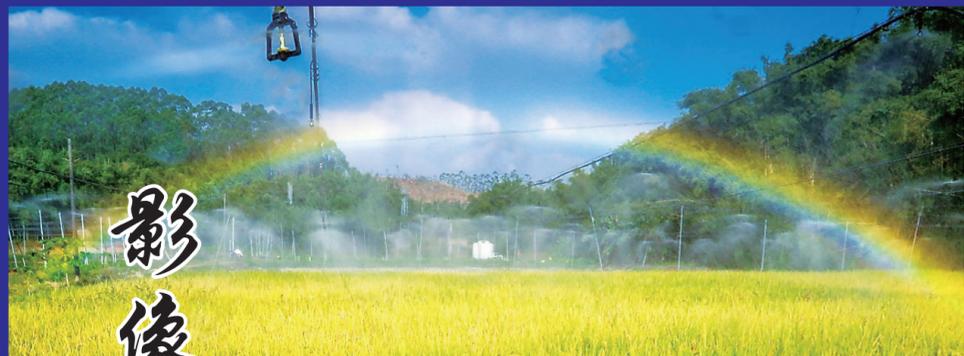


## 影像带你「归」田园

□王小微



吉田村无人水稻农场(组照之一) 黎培生(广东) 摄

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。为了回应农民群众对文化的热烈期盼,让他们与伟大时代同频共振,2006年,在中宣部的支持下,中国文联、中国摄影家协会启动了“新农村建设纪实摄影工程”。这项工程,从最初对大量农民影像的采集,到对农民摄影队伍的建设,再到艺术家和农民朋友一同进行多元、深入的影像创作;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脱贫攻坚,再到乡村振兴,走过了逐渐丰富和丰满的旅程。而作为这一工程的延续和发展,2011年,全国农民摄影大展开始创造性地隆重推出。

今年,第十一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的开展日,在秋分日。这一天,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。如此巧妙安排,可谓匠心独具——既跟随节日的节拍儿,又敲响了丰收的鼓点儿。这样的展览,未看之前,就已经欢欣期待了。

于是今年的秋分日,我们也沐浴着澄明的天色,享受着秋阳的暖照,去好好地,看了这场全国农民摄影大展。

这届摄影展,全国各地的农民朋友和从事“三农”工作的摄影人,共投稿5万余幅,最终,119件作品入选。这些获奖作品,可谓是精品之中的精品了。

山之南,水之北。有多少风景,就有多少发现风景的眼睛。

《兴旺的茶市》,拍摄于阳春三月“世界最美茶乡”——四川省雅安市红河镇。拍摄聚焦于一处繁忙的茶市,在这里,春茶交易正有序进行。近景,远景,空中俯瞰……摄影人从各个角度,对这儿热闹的茶市进行了生动记录:一箩筐一箩筐的鲜嫩茶芽儿,呼啦啦从箩筐里倾泻而出,装满了收购者的小车。而无论卖主还是买家,眼角眉梢,皆是盈盈笑意。远远望去,涌动着集市上的茶叶,像极了漂浮在河面的青绿之萍。这是绿色的海洋,收获的海洋,洋溢着浓浓的春之气息。

《吉田村无人水稻农场今昔》,拍摄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。这组照片,记录了农场采用5G和北斗卫星导航技术,实现了水稻耕、种、管、收全流程无人操作的“智慧种田”故事。蓝天白云之下,青山掩映的水稻田,正慢慢变成金黄。在空无一人的水田里,喷洒的水雾之上,恰好出现出一道彩虹。这样绚丽的场景,被摄影人抓拍下来,令人不忍移目,迈不动脚步。组照中,还用了多幅今日机械化与昔日手工劳动相对比,体现了新技术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划时代作用。

《新时代的彝族影像》,拍摄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。2020年,精准扶贫取得历史性成就,一座座彝族新村出现在大凉山上。这组摄影作品里,一位美丽的彝家姑娘生动地出场。举着阳伞的她衣着利落,正在大方而自信地打着电话。而今,大山里的人们,也终于过上了现代化生活。

脱贫、致富、奔小康。新时代的

农民,正满怀憧憬行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。绿水,青山;金山,银山。广大的乡村,深深寄托着农民的希望与梦想。

《扒龙船》,拍摄于广东省中山市的一个古镇。这一天,正是国庆节。画面中,一座大桥横亘水面,桥上,“复兴号”列车如一条白色蛟龙,疾驰而过;桥下,身着节日盛装的选手们在“龙舟竞渡”。原来,一场比赛正进行。再看水之两岸,观赛的人手舞足蹈,兴高采烈。花正艳,绿正浓。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,唤醒了多少人心底久远的梦。

本次展览中,吉林作者的多幅作品也引起瞩目。一组名为《抢收》的作品,记录了吉林蛟河市拉法街前村,在秋日冰雹来袭前紧急抢收的情景。画面中,十月乡村,虽然有鲜花依旧盛开,但是寒霜逼近,漫天洁白。突遇自然灾害,农民们争分夺秒,下田抢收。这幅作品的拍摄者齐双,就是吉林蛟河摄影的优秀代表之一。30多年来,从最初的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,到闻名全国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,齐双实现了自己的“华丽转身”。但是,无论头衔和荣誉怎样,多年来,他一直都安然生活在自己的家乡,生活在这块广阔的黑土地上。齐双说,家乡,只有家乡,才是他立足的根本,也才是他创作的“富矿”。他忘不了,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在自己的家乡和吉林多地,成立农民摄影讲习所,建立农民摄影创作基地。正是有了这样的送课上门,他才有了与摄影专家和爱好者们学习、切磋的机遇。前行的路上,千辛万苦,他才和众多的摄影人一样,从不孤单。

近年来,吉林蛟河等地的农民摄影蓬勃发展。像齐双一样,李志成、刘太东、马学彦、袁永贵、崔立程、田桂清、刘雨鑫、黄艳玲等蛟河农民摄影人,成长为吉林农民摄影家的典型代表。随着农民摄影群体不断壮大,“吉林农民摄影文化现象”蜚声全国。像齐双一样,每一个吉林摄影人,都深深扎根于吉林这块沃土,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;同时,也将自己的创作历程,变成了一部部精彩纷呈的人生大书。他们的故事,汇聚起来,就是绚丽的吉林故事,就是壮美的中国篇章。

自古以来,作为农业大国,每个中国人的心底,其实都深深地烙下了田园梦。而这些摄影人是勇敢的,亦是幸运的。在简陋的摄影条件下,在辛苦的劳作之余,他们敢于并善于发现,用自己百折不挠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,创造并记录了生活的美。他们因为自觉,而自信;因为自信,而将美好的生活道路,越走越宽阔,越走越靓丽。

久居都市的我们呢?也时常遥想田园。梦想着有朝一日,也能采菊东篱,种豆南山。而今,这一幅幅美好的画面,就真实地呈现在眼前。

金秋里,就让这些农民摄影家带着我们,在城市里,做一次“归”田园。且看那一幅幅美丽乡村的新画卷,余韵,袅袅;回味,绵绵。

## 白山松水

## 五彩林

秋天,我去蛟河红河谷拍枫叶。

绚烂的枫树如打开一页页的精美画册,次第在我眼前呈现,宛如走进了桃花源般的红花园。高大的东北槭红得张扬大气,秀丽的紫花槭红得纯正细腻。一排排高挑的槭树撑起宽大的紫红色的幕布,那些相对矮小的槭树,则在林间撑起一个个鲜红的屏屏,而各种松树、桦树、椴树、杨树,还有蒙古栎、胡桃楸、水曲柳,则以各自的美饰填充着。漫步在以槭树为主构建的画廊里,无论是前行回望,还是左顾右盼,每一处都是风景,每一眼都是油画,内心的激情与喜悦持续被眼前的红叶点燃。林中枫叶不但迷醉你的眼,它们还散发出一种浓缩树木精华的气味,不断涌进你的鼻腔。而这个以红色为主题的展演中,竟突然闯入一位身披紫色发亮叶子的紫花槭,它支棱八翘的外形和别致的叶色,给这场展演临时加了个小插曲,也是小高潮。

那天还有几棵树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,它们长在十几米的范围内,正中间是棵浓绿高大的红松,感觉是这片树部落的族长。在红松的右后侧,比它矮半头的,是棵拥有紫色叶子的三花槭。在三花槭的右后侧,比它稍高一点,是棵满树金黄色叶子的胡桃楸。而在红松的左后侧,是棵树叶黄褐混染的色木槭。在色木槭的左后侧,是棵树叶绿色刚刚有点变褐的蒙古栎。这幅彩色音符跳跃的乐队组合,是我此行留在记忆

终叶黄素会一统山色。

多年生活在长白山区,体验它看似分隔实则紧密的四季,感悟长白山秋的神韵,仿佛是一幅在春夏季就已完成的隐形巨画,只要给它时间和气温,它就会由点到面地拓展,一点一点地、一卷一卷地把多彩斑斓的油画显影在你的面前。

仔细观察眼前的山林,何止是五花,长白山如万花筒般早已幻化出了百千色调。依我看,眼前那一片片森林,究竟有多少种绿色,多少种黄色,多少种红色,多少种紫色,多少种棕色,多少种调和色,仅凭人类的肉眼和词典,确实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。眼前的长白山,魔术师般抖出了连绘画大师们的染料瓶里也配不出的色彩,眼见大自然挥洒出的神来之笔,有时画家们也只好望山兴叹,正所谓“丹青可穷,山色不可穷”。

## 山在绘画中

长白山,从春的萌芽,到夏的疯狂,各种绿色一直是树叶们钟爱的色彩,芽苞们先用嫩绿色燃起春天的火苗,随着嫩叶舒展开娇弱的身躯,它们依靠自身的叶绿素,源源不断地吸收阳光,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富能有机物,同时释放出生物须臾离不开的氧气。炎炎夏日里,它们不但创造着,撑起阴凉,更创造生命,呵护生命,喂养生命,奉献爱心。绿色是万物最喜爱的色彩,因为它是生命的源泉和底色。

而九十月份的长白山,变在树叶,美在树叶,魅在树叶。当秋天来临,有那么一个夜晚,不知是谁偷偷地在绿色画卷上着上了那一点点

吸引了我的目光,它树冠上部的叶子已开始染红,下半部的绿叶中也零星有了红意,在绿海中,有蓝天白云做背景,格外绚丽养眼。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见到的红叶,仿佛这片山林的金秋五彩画卷的首次落笔,是从这棵紫花槭的树叶开始的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如果从现在起,我每天都来看看这片山林,看看这棵紫花槭,会发现这幅画以绿色为底色,被擦点染,每天都有局部的变化。而整个长白山区在这片山林一样,有如施了魔法,色彩每天都在变幻,不停地润染着,一笔又一笔,整个长白山都在绘画中。直到有一天温度骤降,下了一场霜,直到眼前的这棵紫花槭的树叶全部染透了红,长白山这巨幅的五花山画卷基本绘就。同构成这五花山的所有五彩斑斓的树叶,都急切地盼望着人们来欣赏它们最绚丽的色彩,好不枉之前的三季日夜不停地描绘,才换来的如花季般一周的绚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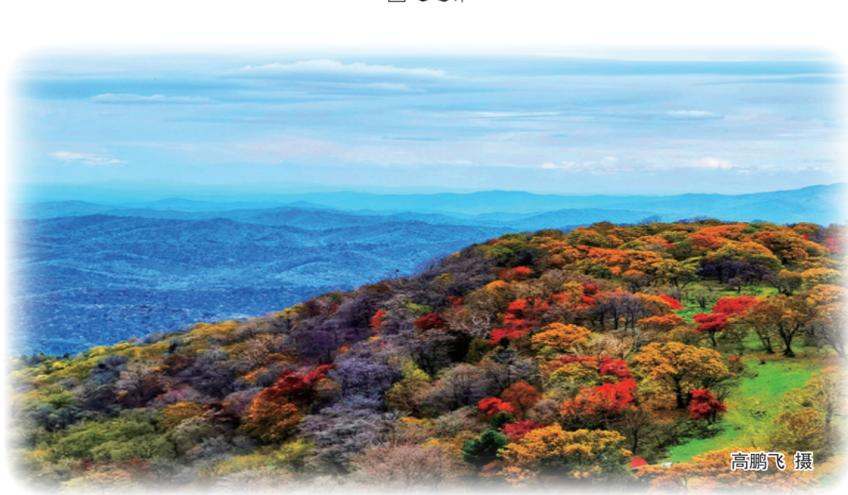
## 一周的绚烂

溪谷的这些枫叶,到秋天时能否红艳动人,取决于三个条件:第一,当年雨水不能太多,雨水太多,叶子容易掉。另外,雨水多,叶子发绿,色彩不够明亮,反差不够大。第二,雨水也不能太少,雨水太少,叶子会早掉。第三,在秋天,气温从高到低,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缓降过程。如果气温突降,来了一场霜冻,叶子们经不住这样骤冷的摧残,几乎一夜就全冻掉了。

进入秋季,随着气温开始下降,光照时间的缩短,影响了树木根系吸收能力和叶片的光合作用,因而

## 长白秋色

□赵连伟



高鹏飞 摄

中最美的旋律。

## 七彩之外

秋天长白山的色彩神奇绝妙,有时即使是同一种树,长在同一个山坡上,色彩也会不同。有时同一棵树的叶子,会展示出不同的色彩,且在不断演变中。

远眺一幅幅初具规模的长白山秋色画卷,人们习惯用五花山来形容。探其缘由,温带地区最大特点是季节特别分明,春季风大干燥,夏季炎热多雨,秋季气候凉爽,冬季寒冷漫长。由于春夏季雨水、阳光特别充足,温度适宜,叶绿素起主导作用,植物们尽情地地进行光合作用。这时的树叶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树木制造养料上,似乎无心考虑外表,它们惊人地相似,都是绿色的。一旦到了秋季,由于温度逐渐降低,特别是当气温降到零下一度至零下四度左右时,渐渐地开始下霜,这时植物叶子中的叶绿素遭到破坏,而叶黄素和花青素就占据了主导地位,植物的叶子就会呈现不同的色彩。如果是花青素占主导地位,就会出现红色、紫色系列的叶子。如果是叶黄素占主导,就会变成黄色、褐色系列的叶子。当然,最

黄、一点点红、一点点紫,长白山似乎换了一群新画家。从现在起,它们要开启一个新的画派。长白山吹来了一股新画风。

一片山林,究竟是哪棵树的哪片叶子先染黄、染红、染紫?谁也说不清,你也别想着去探究结果,树木是绝不会告诉你的,这是山林的秘密,它们都会守口如瓶。

我想起九月中旬,我和马全教授到临江岭上枫林考察。山林中依然是绿意盎然,但已明显有了秋的迹象,树下新的落叶明显增多。林中不时有熟透的核桃坠落下来,砸在树下由树叶遮盖的地面上,发出“啪啦”的声音。包着一层青中泛黄的果皮的核桃们,似在赶赴一场重要的庆典,在树下越聚越多,这“啪啦”一声响,恰如新来者一句“我来啦”的报到声。刚过正午,阳光似乎都被树叶们筛了一遍,筛出了树叶的味道,更加明媚温暖。林下有些早已结果的草本植物,如东北天南星、耳叶蟹甲草、吉林延龄草、牛蒡,它们的叶子已枯萎,只是挂果的枝头仍然挺立着。它们与头顶上的树木相比,低矮卑微,为了生存与繁衍,发芽、吐绿、开花、结果,所有的生活都得赶紧赶,提早完成。丛林里自然奉行的是丛林法则,不怜悯弱者。

即将走出这片林子,有棵紫花槭

已不能满足树木的生长发育。阔叶树的叶子背面有许多气孔,多的每片叶子可达一万多个,这些气孔是水蒸气及其他气体出入的门户。当气温下降,空气变得干燥时,树叶中的水分蒸发很快,但树根吸收水分的能力已大大降低,水分、养料供应不足。春夏季,叶柄和茎连接很紧密,拽都拽不下来。而此时,树木为了自身的生存,只好忍痛割爱,在叶柄和茎的连接处形成隔离层,叶子被掐断了水分的供应,渐渐地没有了生命。树木极其清醒理智,它们把希望寄托在明年的新芽上。这时我们看到的叶子,实际上是死亡的叶子,但依然微笑着、绚烂着,它们同样清醒,知道大地终会收留自己。它们开始与树做最后的深情告别,彼此说出心里想说的话,慢慢地,伴随着秋风频频地召唤,最终,它们陆续地、轻轻地回归到大地怀抱。

枫叶最红艳的那些天,如同花期一样只有一周多时间,但它们留给人们心灵上的喜悦却是永恒的。五花山色在四季里驻留虽短,却似油彩般渲染在长白山的山川大地上,炫目醉人。人们印象中萧瑟的秋,变成了烂漫的秋。

责任编辑:王小微



抢收(组照之三)



齐双(吉林) 摄

